



近代湘人笔记丛刊

儒林琐记

雨窗消意录

儒林琐记

雨窗消意录

朱克敬著

岳衡

汉源

茂铁点校

岳麓书社

一九八三年·长沙

儒林琐记·雨窗消意录

朱克敬 著

责任编辑：杨 坚

湖南岳麓书社出版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长沙印刷厂印刷

198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20,000 印张：6.375 印数：1—9,300

统一书号：11285·12 定价：0.52元

0111-0

叙

昌黎以六经为碑志，后代即以碑志为纪传。文体愈严，实行愈晦。文学之士，既无道德功业可备张皇，逸事琐闻，又皆屏而弗录。摭砌浮词，泛加体目，掩其姓氏，人人可通。其人固无可传矣，而又何以文为？闲居无事，采近代文人碎事，合为一编，凡三卷，若干人。无益文献之徵，庶几贤于博弈。有心者触类引伸，因一节而想其生平，即过举以窥其心术，亦论世知人之一助也。皋兰朱克敬暝庵氏自识。

目 次

前 言.....	杨 坚 (1)
----------	---------

儒 林 琐 记

卷一.....	(7)
卷二.....	(24)
卷三.....	(43)
儒林附记.....	(59)

雨 窗 消 意 录

甲部卷一.....	(73)
甲部卷二.....	(102)
甲部卷三.....	(133)
甲部卷四.....	(165)

前 言

在《**瞑庵杂识·瞑庵二识**》（《近代湘人笔记丛刊》之一）的前言中，我曾经提到这两种书的作者朱克敬字香荪，号瞑庵写过好几种笔记体的著作。这里重印的《**儒林琐记**》和《**雨窗消意录**》就是另外的两种。关于朱氏其人其事，在上述那篇前言中已略有介绍，这里不想赘述。现在只就这两种书的内容和有关故实，再说几句。

《**儒林琐记**》四卷，杂采自明末清初以迄道、咸、同、光的文士共一百零二人的逸事琐闻，人自一则，合为一编。卷首有朱氏写的《叙》，认为这些记载虽然“无益文献之微，庶几贤于博奕。有心人触类引伸，因一节而想其生平，即过举以窥其心术，亦论世知人之一助也。”于自谦之中，见自许之意。《郭嵩焘日记》中曾经提到过这部书，光绪五年六月初一记：“朱香荪《**儒林琐记**》四卷，卷末录阎季容〔蓉〕文二篇，其《送龚南翹序》贬刺左季高，谓湖北巡抚与有连，假重金赂言事者，举左君才可大用，天子为宽其罪。并胡文忠亦加贬刺。其时接狱者为钱萍江，以主湖北乡试，受命治樊燮之狱，文忠公以馈遗主考例厚结之，而以左君为属。其荐左君者潘伯寅也，嵩焘时与同值南斋，语南事甚详，伯寅据以入告。季蓉既未考知其底

蕴，又并两事而混为一，而遂以失之诬矣。文人记录与史异者，固未必可据以为信也。”这里指出阎季蓉名正衡所作的《送龚南翘序》一文，在有关左宗棠字季高的一段史事上记载失实，而且还诬蔑了胡林翼谥文忠。现在我们所见的《儒林琐记》刊本，在关于阎正衡的这一则中只录了他一篇文字，而又并非《送龚南翘序》。可见此文曾经一度收录过，后来却去掉了。这一删改的情况，虽然极有可能与郭嵩焘的批评意见有关，从朱克敬这一面来说，却是他写作本书态度比较严肃的证明。

郭记称本书“四卷”，实际上它分为两个部分：题作《儒林琐记》者三卷，末有《儒林附记》一卷。所以朱的《叙》中只称其书“凡三卷”。《琐记》《附记》体例相同，都是一人一则，以事系人。但《附记》所记的十三个人（黄文琛海丰、杨彝珍性农、杨翰海琴、刘熙载容斋、郭嵩焘筠仙、张修府东野、龙汝霖峰臣、邓辅纶弥之、陈宝箴右铭、邓绎保之、王闿运壬秋、朱克敬香荪、阎正衡季蓉）都是同、光间湖南思想学术界的有关系人物，有的在当时或后来还具有全国影响，他们虽然并不全部是湖南籍贯，却都在湖南仕宦，甚至去官后也还在湖南寄寓，这些人在朱克敬写作本书的光绪初年都还在世，大约这就是《附记》区别于《琐记》之所在。又《琐记》各卷卷次下均署“朱克敬臆庵著”，而《附记》却署作“餐霞馆辑”。餐霞馆又是谁呢？《郭嵩焘日记》光绪五年八月初十记云：“朱香荪见示新刻《晦鸣录》，杂录各家文而以所著近文附其后。谬入拙文数篇，则近所录示也。”这部《晦鸣录》题下也署“餐霞馆辑”，书首有“餐霞翁”的“自识”。可见餐霞馆、餐霞翁也就是朱

克敬。其所以要用此代称，大概是因为《晦鸣录》在杂录各家文章之外也同时收入了朱氏自己的文章，而《附记》所记的十三个人中也有朱氏一个，于是两书就不好再署朱克敬之名，而改由“餐霞馆”出面了。

《雨窗消意录》四卷，各卷卷次前均有“甲部”二字，作：《雨窗消意录甲部卷一》，以至卷二、卷三、卷四，这反映了作者原有一个较大的写作计划，但我们没有发现“乙部”之书。又原书卷次下均署“牛应之戏编”字样。牛应之就是朱克敬，这也见于《郭嵩焘日记》。

本书格调不高，有不少宣传封建文人落后思想的片段，又体例不精，内容过于芜杂。自称“戏编”，是纪实也。但也有极好的片段，可供采择、研究。例如卷二有记湖南官绅之争的一则：“咸丰初，张亮基为湖南巡抚，时承平久，官益尊，政益敝，民隐不得上闻，巡抚教令中隔，拱立受所司欺慢。亮基乃聘左宗棠入幕，使通宾客，日夜访民疾苦，吏有奸，山泽有盗，巡抚辄知之，远近骇以为神。及骆秉章再任，益遵张法，练兵、转饷、防寇，多参用士人，事皆办，颇胜他省，由是湖南名闻天下，天下皆以为强国。久之，吏恶其害己也，争为蜚语撼上官，而绅士所为又不能尽如前日，于是官湖南者皆以屈抑绅士为先务……”这里反映了自从太平军兴，湖南绅士势力逐渐强大、与官斗争的情况。同卷还有一则，记在张、骆之后的另一位湖南巡抚的事：“某公附肃顺，得湖南巡抚。既至，恶绅与官事，谋尽去之，凡骆秉章、左宗棠所用官绅，皆批报督过。于是湖南诸将方经营江浙，为天下倚重，闻某所为则大

怒，巡抚所劾，皆奏调赴军，且日求某阴事，将共奏之。会巡抚以国丧娶民女，为属吏所讼，乃大窘，更诣诸绅谢，任以事，又加礼焉……”这里所描述的则已不仅是官绅相争，而是绅强官弱、绅胜官败的形势了。在湖南开始的近代中国的中央势力和地方势力的斗争和消长，后来演变为各省军阀割据的状态，支配中国政治达数十年之久。因此，通过这两则杂记透露出来的消息是耐人寻味的。

本书还有一些片段，反映了作者对某些世态人情的不满，可作社会批评、文化批评史料看。例如其中对科举时文的鞭挞；对谀墓恶习的针砭；形容倾轧小人的险恶，则有奕棋心计今胜于古之喻；揭露道学先生的虚伪，则有读书修养人不如魅之讽……。类此的则数不少，有些大概是作者杜撰的寓言或杂说。

《儒林琐记》和《雨窗消意录》两书，也和《瞑庵杂识·瞑庵二识》一样，是据朱克敬所辑的《挹秀山房丛书》本排印的。点校时没有发现别的疑问，只一个小地方需要说明一下：《雨窗消意录》中有一则是记道光进士、湖南著名学者孙鼎臣死后的家庭情况的。朱克敬写道：孙死后遗下两个儿子，“皆端介好学，家居贫甚，亲故无相问者。”他还记下了自己为此而写的一首诗，其中有句：“科名记在同人贵，车笠盟荒古道赊”，以示对孙的友辈不念旧谊的讽刺。这一则杂记之末却有这样一条小字注：“按二子后皆入翰林，先时李概尝矜之，朱诗不尽确也。”这是两部书中唯一的一处他人窜入的文字，而注者没有署名。从注文的口气和郭嵩焘看过《雨窗消意录》以及

他和孙鼎臣也很熟识的事实来猜想，这条注文的作者极有可能是郭嵩焘。

杨 坚

一九八三年二月

卷 一

汪沔，字魏美，浙江钱塘人，明季举人，性孤介，不轻诣人，时号“汪冷”。明亡，不应试，亲友多劝之者，乃嘱兄弟奉母居郊外，沔独身裹粮往来山谷间，或拾枣栗、刷黄精食之，家人莫知其所。数日一归省母。惟与宁都魏禧、秀水朱彝尊友，或徒步诣之，二人终不知沔居也。喜为诗，脱稿即焚之，人莫能见。每行山中，自歌其诗，歌毕长啸，或痛哭，人皆以为狂，识者以为逸民。

孙奇逢，字启泰，直隶容城人，居近夏峰，尝游之，世称夏峰先生。前明举人。天启时，东林狱起，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周顺昌皆坐赃至万。奇逢尽力营救，鬻产代偿，不足则置棧于门，署曰：“为提学左御史醵金还赃之棧”，助者麋集，一日得数千金。事未行，三人皆拷死，奇逢遂还金归隐，潜心理学，不复语时事。明亡，入本朝屡征不起。又有蠡县彭了凡者，亦学道狷介，避乱依奇逢，居贫不受饷，饿死甬台旁。奇逢葬之，表曰：“饿夫墓”。

王夫之，字而农，湖南衡阳人，家居石船山，故又号船山，明崇祯壬午举人。张献忠陷衡州，质其父招之，夫之以刀

遍刺肢体，舁诣贼，请以易父，贼哀而释之。桂王开府广东，署为行人，因母病乞归。大清兵定湖南，夫之遁于瑶乡，潜守初服，殚心独学，九经诸史，多所贯通。感于时事，发为激论，时有偏宕，其精确者往往超越古人。所著书凡六十八种，都三百四十七卷。同治初，威毅伯曾国荃为刻于武昌。按顾宁人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曾载夫之《宋论》，似当时亦有传本也。《衡阳县志》赞：船山贞苦，其道大光，千载照耀，百家汪洋。为楚太儒，名久愈章。蒲轮寂寞，兰佩非芳。

徐枋，字昭法，江苏长洲人，崇祯壬午举人，高介善诗画，明亡不仕。巡抚汤斌闻其贤，屏骑从访之，枋托疾不出，斌坐中堂良久，卒不得见，叹息而去。

徐继恩，字世臣，浙江仁和人，明季贡生，明亡，不应试。剃发令下，改服为僧。能为诗，高淡有逸致。《湖上晚归》云：“我家北峰里，云木何依微。日暮空翠合，飞来沾我衣。松月如有待，水禽相与归。隔林幽磬出，隐隐发清机。”

杜浚，字于皇，湖北黄冈人，明季副榜，家贫工诗，性孤傲，虽同辈不甚晋接。友人王岱规之，浚曰：“非敢慢人，第好闲喜睡，得美睡便如游仙，虽司马迁、韩愈比邻，不暇相访耳。”或问贫状，浚曰：“往日之穷，以不举火为奇；近日之穷，以举火为奇。”客游江、扬间，达官富商争邀迎之，浚尝不屑。客死江宁，不能葬，知府陈鹏年葬之。所著有《变雅堂诗文集》。浚好诋诃俗人，死后有富人重价购焚其集，几尽。同乡

某重刻之，乃传于世。

黄宗羲，字太冲，浙江余姚人。父尊素，天启时以忤奄党，与杨涟、左光斗同死诏狱。思宗立，宗羲首诣京师讼冤，袖铁椎击奄党许显纯。天启时主考东林狱者，流血被脰。又拔崔应元须，归告父主。明亡不仕。康熙时，诏征博学宏词，又征修明史，皆以疾辞。家居讲学，以笃行为归。尝言为学必先穷经，经以济世，必兼读史，然后不为迂儒。王守仁后，学兼体用者无如宗羲。学者得其教授，多为名儒。弟宗炎，字晦木，奇崛自喜，时称为鸬鹚先生。著述甚富，錕以石函，悬之梁上。将死，谓其子曰：“有急则埋之化安山丙舍。”身后，果有索之者，子如诚，久之，不知所在。

李容，字中孚，陕西盩厔人，明末诸生，家居讲心性之学，远近多从之游。康熙时，荐隐逸泊博学宏词，皆不就。当道必欲致容，县令捧书坐堂前敦促，容发狂引刀自刺，气绝仆地，创血流漓。令骇，遽归报，乃止。容叹曰：“退藏不密，几至杀身，吾学浅矣。”自是闭门修业，不复延集生徒。容父以材官战死襄城，容求骨数年不得，乃具衣冠，奉遗齿葬之。尝居土室以志痛，晚用盩厔义，自号“二曲病夫”，至今称二曲先生。

顾炎武，字宁人，又字亭林，江苏昆山人，今人皆称亭林先生。本明季诸生，明亡不应试，为诗歌情辞激楚，若有甚痛

不能言者。往来南北，谒胜国诸陵，所过访山川险塞，农田利病，结交其豪杰，时或留止耕牧，致富累万，旋复弃去，人莫测其用意。晚乃专意著书，以继往开来自任。炎武学极淹博，制行笃实，不轻诋宋儒，惟不喜谈心性。尝曰：“经学即理学，舍经何所谓理。”有与友人论学书云：“百余年来，其为学者往往言性言心，茫然不得其解也。命与仁，夫子罕言；性与天道，子贡所未得闻。性命之理，著之《易传》，未尝数以语人。其答问士，则曰‘行己有耻’，其为学，则曰‘好古敏求’，其与门弟子言，但曰‘允执厥中’，其告哀公，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。颜子几于圣人，犹曰‘博我以文’。曾子而下，笃实无如子夏，其言仁，曰‘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’。今之君子则不然，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，与之言心言性，舍多学而识，以求一贯，置四海困穷而讲危微精一，是其道高于孔子，而其弟子之贤于子贡也。孟子言心言性，亦谆谆矣，乃至万章、公孙丑、陈代、陈臻、周霄、彭更所问，孟子之所答，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。是故性也、命也、天也，夫子之所罕言，而今之君子所恒言也。出处去就，辞受取与，孟子之所恒言，而今之君子所不言也。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，曰‘博学于文’，曰‘行己有耻’。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皆学之事也；自子臣弟友以至于出入往来酬酢，皆有耻之事也。士不先言耻，则为无本之人，非好古多闻，则为空虚之学。以无本之人，讲空虚之学，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，而去之弥远也。”秀水朱彝尊赠联云：“入则孝，出则弟，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学；诵其诗，读其书，友天下之士，尚论古人。”

魏禧，字冰叔，江西宁都人，时人多称叔子。明末诸生，究心天下利病，为文章雄肆健卓，有似苏洵。明亡不应试，康熙时征博学宏词，固辞不赴，与李腾蛟、邱维屏、彭任、曾灿、彭士望、林时益及兄祥、弟礼同居县之翠微峰，考论经史，讲求济世之学，名所居曰“易堂”，时称“易堂九子”，又与祥、礼号“宁都三魏”。

傅山，字青主，山西阳曲人，母梦比邱而生，生数月不啼，有瞽僧造门祝曰：“既入人世，安得无声。”乃啼。稍长，博通经籍。值明亡，不复应试。康熙时征试博学宏词，以疾辞。官吏弗听，用绳床舁之北行，距都城三十里，固称疾笃，不肯入城。大学士冯溥、魏裔介亲诣床前候视，山张目作瞀语。裔介奏其情，乃授中书放归。山文章有奇气，雅不喜庐陵文，曰，此所谓江南人文也。尤恶赵孟頫书，曰，此所谓心不正而手随之者。子眉，亦有文学。每日樵于山，置书担上，休则读之。一日，有故人某官诣山，眉担薪归，山令肃客，客怪其废学而樵。眉言间亦读书，与论经史及乡邦文献，辨答不穷，客惊叹去。

陆圻，字丽京，浙江钱塘人，明季贡生，富于才藻，工诗及骈体文。明亡，避居海上，旋入闽为僧，往来南北，或卖药都肆，无定踪。以母老，复归奉母。私史狱发，圻名居首，购捕甚急，久之得脱。母死，更为道士，不知所终。

刘献廷，字继庄，顺天大兴人。博学多知，尤精音韵之学，尝作《新韵谱》，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以天竺陀罗尼、泰西蜡顶话、小西天梵书暨天方、蒙古、女真音，又证以辽人林益长说而益自信。同时吴修龄自谓苍颉以后第一人。献廷则曰：“是其于天竺以下书皆未能通，而但略见华严之旨者也。”其法先立鼻音二，以鼻音为韵，本有开有合，各有阴阳上去入之五音。阴阳即上下二平，共十声，而不历喉、腭、舌、唇、齿之七位，故有横转无直送，则等韵重叠之失去矣。次定喉音四，为诸韵之宗，而后知泰西蜡顶话、女真国书、梵音尚有未精者。以四者为正喉音，而从此得半音、转音、伏音、送音、变喉音。又以二鼻音分配之：一为东北韵宗，一为西南韵宗。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。于是以喉音互相合，凡得音十七。喉音与鼻音互相合，得音十。又以有餘不尽者三，合之得音五。共三十二音为韵父，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，横转各有五子，而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。尝闻康甲夫家有红毛文字，谓惜不得观之，以证泰西蜡顶话之异同。又欲谱四方土音，以穷宇宙元音之变，取新韵谱为主，而以四方土音填之，逢人便可印正。其说浩博，学者多未能通。

吴伟业，字骏公，一号梅村，江苏太仓人。少擅文学，明崇祯辛未进士，廷试第二，授编修，时年二十三。制辞有云：“陆机词赋，早年独步江东；苏轼文章，一日喧传天下。”当时以为不愧。入本朝，官国子监祭酒。伟业为诗有盛名，尝赋